



晉書卷九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六

烈女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之風斯著振高情而獨秀魯卬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篇於焉騰茂徽烈兼効柔順無愆隔代相望諒非一緒然則虞興媯汭夏盛塗山有娥有嫫嫫隆殷之業太任太姒衍昌姬之化焉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揚芬斯皆禮極中闡義殊月室者矣至若恭藝警節孟母求仁華率傳而經齊樊授規而霸楚譏文伯於奉劍讓子發於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既昭婦則且擅母儀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宣閨範有裨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加撰錄爲之傳云或位極后妃或事因夫子各隨本傳今所不錄在諸僞國暫阻王猷天下之善足以懲勸亦同搜次附于篇末

羊耽妻辛氏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

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叅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就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爲叅軍憲英愛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祐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泰始五年卒年七十九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于杜氏十八而齋居子植女韓並孤藐憲雖少嘗不改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韓亦有淑德傳立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立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立內外以爲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立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爲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雲銷行自有在遂與立爲婚晏等尋亦爲宣帝所誅植後爲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爲儀同三司立前妻子咸年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亦有名於海內其知人之鑒如此年六十六卒

王渾妻鍾氏

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旣適渾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叅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叅軍謂渾中弟淪也琰女亦有才淑爲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羣小雜處琰自幃中察之旣而謂濟曰緋衣者非

汝所拔乎濟曰是瑗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瑗明鑒遠識皆此類也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瑗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瑗瑗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鄭袤妻曹氏

鄭袤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袤先娶孫氏早亡甥之爲繼室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奉養至於叔妹羣娣之間盡其禮節咸得歡心及袤爲司空其子默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盛滿每默等升進輒憂之形於聲色然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袤等所獲祿秩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無餘貲初孫氏瘞于黎陽及袤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妃理當從葬不可使孤魂無所依邪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鴈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以爲趙姬之下叔隗不足稱也太康元年卒年八十三

愍懷太子妃王氏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于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爲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

爲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鄭休妻石氏

鄭休妻石氏不知何許人也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稱之既歸鄭氏爲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沉生命棄之石氏曰柰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養沉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陶侃母湛氏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聘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爲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蚶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賈渾妻宗氏

賈渾妻宗氏不知許何人也渾爲介休令被劉元海將喬晞攻破死之宗氏有姿色晞欲納之宗氏罵曰屠販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爾安乎何不促殺我因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時年二十餘

梁緯妻辛氏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爲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爲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卽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許延妻杜氏

許延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爲益州別駕爲李驤所害驤欲納杜氏爲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驤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爲賊妻也驤怒遂害之

虞潭母孫氏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藐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爲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叟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賈其所服環珮以爲軍資于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

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爲獨不潭卽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諡曰定夫人

周顒母李氏

周顒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顒父浚爲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俱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悴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顒及嵩謨而顒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顒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中興時顒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闕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張茂妻陸氏

張茂妻陸氏吳郡人也茂爲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氏傾家產率茂部曲爲先登以討充充敗陸詣闕

上書爲茂謝不剋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尹虞二女

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弢戰敗二女爲弢所獲並有國色弢將妻之女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爲賊婦有死而已弢並害之

荀崧小女灌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竭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訪卽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王凝之妻謝氏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弈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

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歆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又嘗議玄學植不進曰爲塵務經心爲天分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道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既聞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盍先見殺恩雖毒虐爲之改容乃不害濤自爾蔡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襦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于別榻道韞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胸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劉臻妻陳氏

劉臻妻陳氏者亦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廻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之儀行於世

皮京妻龍氏

皮京妻龍氏字憐西道縣人也年十三適京未逾年而京卒京二弟亦相次而隕既無盾嗣又無葺功之親憐貨其嫁資時裝躬自紡績數年間三喪俱舉葬歛畢每時享祭無闕州里聞其賢屢有甥者憐誓不改醮守節窮居五十餘載而卒

孟昶妻周氏

孟昶妻周氏昶弟顥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初桓玄常推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況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顥妻云一昨夢殊不好門內宜澆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顥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歛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何無忌母劉氏

何無忌母劉氏征虜將軍建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爲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梯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讎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劉聰妻劉氏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僞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傳母恆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歎伏性孝友習風儀進止聰既僭位召爲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爲后將起鸞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勸左右停刑手疏啟曰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鸞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爲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許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於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

妾自爲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覺之色變謂其羣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及娥死僞諡武宣皇后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於娥初與娥同名拜左貴嬪尋卒僞追諡武德皇后

王廣女

王廣女者不知何許人也容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爲西揚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揚州而廣被殺王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閨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可謂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達以塞大恥辭氣猛厲言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

陝婦人

陝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薨居陝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羣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爲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延謨爲太守旣知其冤乃斬此女設少

卒以祭其墓謚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靳康女

靳康女者不知何許人也美容有志操劉曜之誅靳氏將納靳女爲妻靳曰陛下旣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尙汚宮伐樹而況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

韋逞母宋氏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于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爲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靈對曰廢學旣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也咸有寵於天錫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吾死後豈可爲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供灑掃地下誓無他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天錫疾瘳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苻堅妾張氏

苻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于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違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鳴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以來每夜羣犬大鳴衆雞夜鳴伏聞廐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張氏乃自殺

竇滔妻蘇氏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

苻登妻毛氏

苻登妻毛氏不知何許人壯勇善騎射登爲姚萇所襲營壘既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交戰殺傷甚衆衆寡不敵爲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后豈爲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不鑒照萇怒殺之

慕容垂妻段氏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僞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而婉孌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爲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爲繼室遂有殊寵僞范陽王德亦婢季妃焉姊妹俱爲垂德之妻卒如其志垂既僭位拜爲皇后垂立其子寶爲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爲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元妃泣

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爲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
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垂死寶嗣僞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
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尙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
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下咸以爲然僞中書令哇遂大言於朝曰子無廢
母之義漢之安思閭后親廢順帝猶配饗安皇先后言虛實尙未可知宜依閭后故事寶從之其後麟果
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段豐妻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爲人所譖
被殺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僞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旣
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剋日交
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僞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
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堂自縊而死及
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挽歌之聲慟絕良久